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张静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张静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叶妮·葛朗台；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张静译.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17-2821-4

I. ①欧… II. ①巴…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9654号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作 者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译 者 / 张静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1
字 数 / 354千字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8.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821-4

译者序

巴尔扎克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出生在法国中部图尔城的一个中产家庭。一八一四年，巴尔扎克迁居巴黎，一八一六年，开始在法律学校学习，在学校学习期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意见，毅然参加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并最终获得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坚决地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文学创作之初，他写了一部诗体悲剧，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而后，他与别人合作创作出版了几十部通俗小说，后来他又经商，从事出版古典作品的工作，以及开办印刷厂等，~~这些都以失败告终~~，使得他欠下了累累债务，以致终身受累。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不顺心的经历也使他深刻地认识现实、体验现实，为后~~面的创作打下了~~好的基础。一八二九年，小说《朱安党人》的写作，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走向成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以杰出的文学~~才华~~和顽强的生命意志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总共写出九十余部小说，组成~~了《人间喜剧》~~的宏伟篇章。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因长年累月的过度劳累，不幸离开人世。

《人间喜剧》可谓鸿篇巨制，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包括九十多部小说、两千四百多个人物，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人间喜剧》由《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组成。其中《风俗研究》是《人间喜剧》的主要部分，分为以下六个生活场景：一，《私人生活场景》，由三十二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高老头》等；二，《外省生活场景》，由十七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欧叶妮·葛朗台》等；三，《巴黎生活场景》，由二十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交际花盛衰记》等；四，《政治生活场景》，由八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一件恐怖时代轶事》等；五，《乡村生活场景》，由五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幽谷百合》等；六，《军旅生活场景》，由三十二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朱安党人》等。《哲学研究》由二十七部小说组成，代表作为《驴皮记》等。《分析研究》由五部小说组成，如《婚姻生理学》等。由这些作品建构而成的《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恢弘的篇章。

《欧叶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葛朗台一家、侄儿查理以及欧叶妮的追求者这三条线索连接而成，开始时，作品将三条线索巧妙结合，当小说叙述到家庭纠纷之后立即达到高潮，而后戛然而止，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小说构思简洁，却能够产生动人心弦的效果。作品通过对葛朗台夫妇、葛朗台父女以及伯父与侄儿等家庭矛盾的刻画，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作家通过具体而又典型的细节描写对人物进行描摹，极为成功地塑造了葛朗台这一典型形象——贪得无厌、狡猾奸诈、小气吝啬，金钱是他的唯一上帝，独自观赏金子是他的最大乐趣，临死前他给女儿留下的遗言竟然是记得到那边去交账。他家财万贯，却吝啬无比，就算是每一顿饭每人吃多少面包、每天应该点多少支蜡烛，他都要亲自分发，以防他人多吃多用。渐渐地，他的整个人都被他膨胀的吝啬吞噬。总之，葛朗台的形象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典型形象之一。

《高老头》发表于一八三四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一，它是封建宗法思想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所战胜的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

小说以一八一九年底到一八二〇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佛托拉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物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高老头》在艺术上很严谨，作者设置了典型环境，让典型人物活动于其中，使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与环境相契合。书中安排了四条情节线索，以拉斯蒂涅的堕落为主线，其他几条起辅助作用，纵横交错而又脉络分明。典型人物的刻画是巴尔扎克的重大特色，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画，都使人物更鲜明生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作者一大功力，贵族沙龙中的语言与逃犯的语言绝不一样。

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写作的功底是多么的深厚。在作品中集中表现出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精细而富有特征的典型环境、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精致的结构以及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都使巴尔扎克的艺术魅力得到极大的展现。

总目录

欧叶妮·葛朗台 1

高老头 141

欧叶妮·葛朗台

献给玛丽亚^①

您的芳容是本书最美的装饰，愿您的芳名在此犹如圣枝^②虽不知采自何树，但一定已被宗教圣化，并由虔诚之手将其更新，因而永远四季常青，庇护家园。

——德·巴尔扎克

① 据记载，这位玛丽亚即欧叶妮·葛朗台的原型。她曾是巴尔扎克的情妇，两人生有一女。巴尔扎克认为玛丽亚是一个天真而可爱的人。

② 经过祝福的黄杨树枝，据称可带来吉祥。

在外省的一些城市里，从外表看来，有些房屋仿佛是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芜的旷野或最凄凉的遗址，会给人一种阴郁感。或许这些房屋同时还具备修道院的死寂沉闷、旷野的枯燥无味与遗址的衰败气息。屋里的生活氛围是那么平静，如果不是一旦屋外响起陌生人的脚步声，窗口便会探出一张僧侣般纹丝不动的面孔，朝来人射来阴森冷漠的目光，异乡之人会以为这是一座了无人烟的空宅。

索木尔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尽头，矗立着这样一所被凄凉笼罩着的住宅。这条街直通城市高处的古堡，但现在已经渐渐静寂，很少有人往来了，它夏热冬冷，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却有惹人注目之处：石子路面总是那么清洁而又干燥，还会发出清脆的响声，街面狭窄而又曲折，街旁的住宅古老而又幽静。这些房屋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坐落于城墙脚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

这些年代久远的房屋，虽是木质结构但依然坚固稳当，它们形态各异，极具魅力，索木尔的这个区域因此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如果你从这些房屋前走过，不可能不欣赏到它那粗大的木梁，木梁两端雕刻着各种奇异之形，它们加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一如漆黑的浮雕。

房屋的有些横梁之上覆盖着石板，摇摇欲坠的墙壁之上也刻画着蓝色的图形，房顶因年久失修而向下弯曲，椽子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弯曲。另外，有些窗槛已然黝黑，窗槛上的精巧雕刻已然模糊，仿佛只要辛劳的女工往上摆放一盆石竹或玫瑰，它们便无法承受。再走远些，可以看到嵌有巨钉的大门，我们的祖先突发奇想地在上面积刻下了奇怪的文字，但其中的含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谜，永远也无法知晓了。有时，一位新教徒在这儿表示自己的信仰，有时，一位天主教徒在这儿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个布尔乔亚在这儿刻上钟形徽号，以此来炫耀他曾担任地方长官。而这一切都在诉说着法兰西的历史。这间房屋粗糙而又破落，但依稀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工匠在墙壁上大显其技的影子；而危房旁矗立着的是绅士的宅院，

在半圆形的门框上镶刻着贵族徽章，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历次革命都在徽章之上留下了记号，人们依然可以看见徽章受到摧残的印记。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店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对中世纪的风物感兴趣的人会在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是那般的简朴素淡。这些店堂，低矮而又深暗，没有门面、橱窗，没有玻璃隔板，也没有任何的装潢。厚实的大门之上粗糙地钉上了一层铁皮，分为上下两截，上半截向里开启，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进进出出的人总是不断地将它开启合上。门旁，不高的墙上嵌有坚固的百叶板，白天卸下，晚上装上，还要用铁条落锁。空气和阳光只能通过大门的上半截或拱门与屋顶之间的缝隙进入这潮湿的岩穴式房屋。墙壁之下，是摆设商品之所，那里没有半点招徕顾客的玩意儿。买卖的性质相异，陈列的商品也就大不相同：有些铺位陈列着的是几桶盐和鳕鱼，有些是几捆帆布和绳索，我们还可以看到吊在楼板椽木上的黄铜索、沿墙而挂的箍圈以及放在货架上的布匹。

你如果走进去，便可以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她衣着整洁，头戴白色围巾、双臂红润，立马放下手中的编织活，唤来她的父亲或母亲。店主将会按照您的意愿，做成一笔或两个铜子或两万法郎的买卖，但店主的态度千差万别，有的冷淡、有的殷勤、有的傲慢，这由店主的性格而定。

你也会看到一位做木桶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开怀地和邻居聊天，还随意绕着两只大拇指。从表面上看，他只有一些基本的酒瓶架和两三捆板条，但实际上，他在码头上拥有存货充足的场地，可为昂热的箍桶匠供料。他能够预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估计误差最多一块板上下。艳阳天能赐予他财富，阴雨天也能使他亏本。仅一个上午，酒桶价可能从十一法郎跌至六法郎。和都兰地区一样，这地方的商业行情受到天气的极大影响。种葡萄者、有田产者、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夫都热切地盼望阳光。夜晚睡觉时，他们生怕第二天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希望按他们的意愿，呼风唤雨，主宰冷暖。在天公与凡人的利益之间，争端是没完没了的。人们的面孔因晴雨变幻而变化无常，一会儿满脸忧愁，一会儿眉开眼笑。

从索木尔这条古老大街的这头到那头，“黄金般的艳阳天”这几个字对每一家都意味着一个可观的收入。而且，每个人都会对他们的邻居说“天上掉金子了”，因为他们都懂得美妙的阳光和适时的雨水会给他带来多少收益。每逢天气美好的季节，在星期六中午，你别想从生意人那里买到一个苏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小园圃，每逢此时，都要到乡下去忙活。在那里，购进，售出，赢利，一切都事先计算妥了，生意人还可

以利用大半天时间休闲娱乐，他们说长道短，窥探他人的隐私。假如某个家庭主妇买了一只山鹑，她的丈夫一定会被邻居询问：山鹑是否煮得恰到好处？假使一个年轻姑娘把头伸出窗外，她必然会被所有的游手好闲者瞧见。因此，人们的内心在光天化日下显露无遗，就是那些阴暗寂静的屋子，也隐藏不了什么秘密。一般人几乎天天都是露天过日子：每对夫妇坐在门口，在这里吃中饭，用晚餐，在这里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他们都要评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因此从前陌生人来到这外省的小城镇时，总免不了受到人家的取笑。那些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想象力丰富”的雅号都由此而来，因为编造市井笑话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而又乐意为之。

老城的古老宅院坐落在街的高处，原先本地的乡绅都居住于此。前文所说的那所凄凉的住宅，也就是我们的故事发生地，便是其中之一。这些老宅院，是人心质朴、世道为善的时代的遗物，而如今，这种法兰西古风已日渐消失殆尽。这条古朴的大街里，就算细枝末节也会唤起回忆，迎面而来的气息总会令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遐想之中。曲曲折折地走过这古色古香的大街，你会发现一个黑暗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隐藏于其中。在外省的小城镇，不是每个人的家都能称之为府邸的；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清楚地懂得“府邸”这种外省称谓的含义。

在索木尔，葛朗台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极有名望之人，自然，他的名望来之有因，亦因之有果，这是那些没有在外省长时间生活过的人无法深知的。在一七八九年，葛朗台先生——有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不过这样称呼他的老年人已日渐减少——是一位相当富有的箍桶匠，不仅识字，而且能写会算。当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木尔拍卖教会产业之时，他恰好四十，刚刚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千金。葛朗台带着现款和陪嫁，总共二千金路易跑到区政府。从岳父那儿得到的四百路易被他送给拍卖监督者——一位长相凶恶的共和党人，于是，该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田便合法地——即使不算正当地——被他占为己有。

由于索木尔的市民革命精神较为欠缺，葛朗台老头便被视为关心世事、潮流之人，是共和党人，是有胆识的激进分子。但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只有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木尔区行政委员，于是，他温和的影响渗入了该区的政界和商界。政治方面，他包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贵族，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公家拍卖流亡乡绅的家产。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军提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以之换来的是女修道院质量上乘的牧场，这本是最后一批要拍卖的产业。在执政时期，葛朗台当上了区长，当地之

事处理得很好，而他的葡萄园收成更好。在帝国时期，他不再为官。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乡绅兼地主的人——后来被封为帝国的男爵——担任区长，将葛朗台取而代之，因为他被视为戴过“红帽子”的革命党人。葛朗台失去了行政官员的头衔，但他丝毫不感到心疼与可惜。当他担任区长之时，他曾为该城的利益，让人修了几条直通他家田产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地产在丈量登记时也占了大便宜，而且纳税甚少。自从园圃分了等级之后，由于一直以来的细心经营，他的葡萄园可以说是当地顶尖的葡萄园，“顶尖”二字主要是说这种葡萄园可以酿出上等的好酒。总之，他简直可以为此获得荣誉团的十字勋章。

免职之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葛朗台先生当时五十七岁，妻子三十六岁，他们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也许是上天看他丢了官想给他点安慰，这一年他连续赢得了三笔遗产，首先是从岳母德·拉·古迪尼埃夫人那儿获得，接着是从夫人的外公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那儿得到，最后是从自己的外婆让蒂耶夫人那儿继承的，三笔遗产数额之大，无人知晓。三位老人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用尽心思积蓄钱财，为的是私下把玩。德·拉·贝尔特里埃老头将放贷视为挥霍，在他看来，欣赏黄金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木尔人只能从看得见的进项收入大致估计他们积蓄的财产。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区里“纳税最多”的人，即使我们爱讲平等，这个头衔也无法抹灭。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①葡萄园，丰收之年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成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那里的窗户、门洞、彩色玻璃全部封死，这样既不用纳税，又可保存这些东西。另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牧场，那儿栽种着三千棵茂盛白杨，它们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他住的宅子是私有财产。这些都是人们确切看得见的财富。至于现金，仅有两个人能模模糊糊估算出数额的大小：一位是负责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公证人克律肖先生，另一位是索木尔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在葛朗台先生看来，适时地同他私下合作很有必要。在外省的小城镇，一人只有办事机密，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家业。尽管老克律肖和德·格拉森先生已经极为机密，但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依然使旁观者从中感受到这位前区长资金的雄厚程度。

① 一阿尔邦约等于三十至五十一公亩，这是由于地区之别而决定的，一公亩为一百平方米——译者注

在索木尔，人人都坚信葛朗台先生有一个装满金子的宝库，人们说他半夜里瞧着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而欢乐无比。那些守财奴们看到葛老头的双眼泛黄，似乎已染上黄金的光彩。那些依靠资本换取高额利润的家伙，一如好色之徒、赌徒或谄媚者，他们的目光中必然要透露出某些令人难以捉摸的神色，这便是鬼鬼祟祟、贪得无厌和神秘古怪的象征，而这一切决瞒不过同伙的眼睛。这种“默契”似乎已经成为同行之间无声的语言、私密的暗号。

葛朗台先生令人尊敬，这是毋庸置疑之事。他从不亏欠他人东西，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牌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高手，他能精确地估算出为他的收获准备一千只桶还是五百只桶，堪比天文学家的准确性。在投机生意上，他从未失手，当市场上酒桶比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同时，他又会将酒藏于酒窖，等到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时才脱手卖出，而那些小业主早已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出售完毕。一八一一年，他的收成极为可观，可谓众人皆知，他谨慎地把酒贮藏起来，慢慢地出售，结果共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葛朗台仿佛就是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如何蹲着，何时扑上猎物，然后抓准时机、找准方向猛扑过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下成堆的金币，随后美美地休憩，恰似一条吃饱了的蛇，镇定自若、冷静沉着、慢条斯理地消化吃下的东西。

每当他走过，旁人无不产生复杂的情感，既敬佩又恐惧。在索木尔，谁没有产生过被他那看似温文尔雅实则如钢铁般尖锐的利爪撕碎的感觉？克律肖为某个想买地的人借到了一笔贷款，但利率为百分之十一；有人要拿汇票到德·格拉森先生那儿贴现，但必须先支付一笔可怕的利息。无论在市场上或在市民晚间的闲谈中，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总是萦绕耳际。甚至有人觉得，葛朗台先生的财富是索木尔的荣耀，所以不少商贩或旅店老板总是带着某种得意的神情对外乡人炫耀道：

“先生，财产超过百万家产的我们这儿可有两三家，而葛朗台先生的财产嘛，连他本人都数不清！”

一八一六年时，索木尔最精于算账的人估计葛朗台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另外，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间，他每年还要获取十万法郎的地租，照此推算，他拥有的现金数额同他不动产价值相差无几。因此，人们往往在玩过一局纸牌或谈论了一阵葡萄园的事后，又把话题转到葛朗台先生身上，那些自视聪明的人说：“葛朗台老头吗？……他应该有五六百万吧。”如果克律肖先生或德·格拉森先生听到这话，就会说：“您比我还精明，我都无法知道他的财富总数呢！”

如果一位巴黎人谈起罗兹谢尔德或拉菲特那样的银行家，索木尔人就会问这两位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轻蔑一笑，并且予以肯定，他们就会面面相觑，并摇摇头，以表怀疑。

巨额的财富给葛朗台所有的行为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曾经他的某些生活起居引起人们的嘲笑，但如今这些嘲笑都已陈旧不堪、消失不见了。葛朗台任何细微的举动都是既定的，均有无限的权威。他的言语，他的着装，他的姿势，甚至眨动眼睛的样子，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大家会仔细地对他加以研究，一如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他们从他最平常轻微的举动中也能研究出他深沉而又不露声色的智慧。比如有人会这样说：

“今年冬天会很冷，因为葛朗台老头已经戴上皮手套了，看来收葡萄的时候到了。”

还有人会说：

“葛朗台先生买了许多橡木板，今年的葡萄酒一定少不了。”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从不买面包。每星期，他的佃户们都要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以此偿还地租。他出租了一个磨坊，承租人除了缴纳租金，还得拿来一定数量的麦子去磨，磨完之后还必须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唯一的女佣大个子娜依，尽管已不年轻，每周六还得为他烤制全家人的面包。葛朗台先生还同佃户中的种菜者达成协议，规定他们必须为他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自产的数量惊人，不仅能够自给，还将大部分出售。取暖的柴火是从他田边的篱笆或烂了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由佃户们锯成小段，用小车装运进城，并讨好地将柴火送进柴房，堆放整齐，以博得老头儿的几声道谢。外人知道的他家仅有的几项花销，只有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费，租用教堂的椅子费，灯烛费，大个子娜依的佣金，锅子的镀锡费，上交国家的税金，房屋的修缮费和庄园的费用。不久前，他把买的六百阿尔邦树林交给一位邻居照看，并答应向他支付一点津贴。在他买下这片树林后他才开始吃野味。

葛朗台举止简单、少言寡语，一般来说，他只喜欢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来表达观点，语气十分柔和。自大革命时代以来，如果需要他发表长篇大论或讨论什么重要问题时，他就会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令人听得极为吃力。这种口齿不清、思维紊乱、前言不搭后语以及连篇的废话都被认为是缺乏教育所致，而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在装疯卖傻。上述情形将在本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中得到有力的验证。每次在生活上和生意上遇到困难时，他常常用四句像代数公式一般准确的四字口诀来解决：“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以后再说”。

他从不说是或不是，也从不在白纸上留下黑字。每逢别人同他说话时，他总是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右肘支于左手臂上，无论何事，一旦他打定主意，就不可能变更。就算只是一笔小小的生意他也要考虑很长时间。经过一番机智的谈判后，对方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足够的信息，葛朗台其实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心理、底细，他反而说：

“未征求我夫人的意见，我不能做任何决定。”

在生意上，对他唯命是从的妻子是极方便的挡风墙，但其实妻子受到奴隶般的待遇。他从不到别人家去，从不吃别人家的，也从不请别人吃。他从不发出声响，似乎一切都要讲究节省，连动作也包括在内。出于对他财产一贯的尊重，他从不翻动别人家的东西。可是，尽管音色柔和，神态稳重，但他那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时常流露，尤其是当他在家中之时，因为在外有时还要有所顾忌，而在家则无需任何顾虑。

从体格上讲，葛朗台身高五尺，身材肥大，腿肚粗壮，膝盖骨多节，肩膀宽大；脸圆而黑，还生有痘瘢；下巴呈方形，嘴唇毫无曲线，牙齿白亮，双眼往往露出冷酷的神色，给人一种要吃人的感觉，人们称之为蛇眼；额头上布满皱纹，中间凹凸不平，给人一种意味深长之感。有些不知轻重的年轻人，在葛朗台背后开玩笑地说他的黄灰色头发仿佛分别闪耀着黄金和白银的光泽。肥大的鼻头上长着一个布满血筋的肉瘤，人们不无道理地说这肉瘤里装满着的是诡计与奸诈。这样的一副尊容显出他的阴险狡黠，冰冷的诚实和利欲熏心。他的感情全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唯一的继承人——女儿欧叶妮的身上。他的姿态、举止、行动，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只相信自己，这种自我信任是他在生意上一直以来的成功养成的习惯。所以，葛朗台尽管表面上很随和，给人平易近人之感，而实际上却心如铁石，毫无慈善可言。

自从一七九一年以来，他的穿着装束便一成不变。脚穿全皮制成的笨重皮鞋，一年四季都穿着毛长袜，带银扣的栗色粗呢短裤，膝盖之下以银箍箍紧，上身则是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丝绒背心，颜色还时常或黄色或铜色地变化，外面是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脖颈上系着一条黑领带，头戴一顶公谊会教徒的宽大帽子。他的手套同宪兵的一样结实，能戴二十个月，为保持清洁，他还经常用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固定位置上。对于他的情况，索木尔的居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

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头三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克律肖先生的侄子。自从被任命为索木尔初级法庭的庭长以来，这位青年人便在他克律肖氏的本姓上又加上了德·蓬丰的姓氏，并竭力要以蓬丰的姓氏扬名。